

YUYAN SHIKONGLUN

语言时空论

裴文·著

 商务印书馆

语言时空论

裴文 著



商務印書館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时空论/裴文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7-100-08706-3

I. ①语… II. ①裴… III. ①语言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345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语言时空论

裴文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8706-3

2012年3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2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3/8

定价:28.00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概论

第一章 引言	2
第二章 对时间和空间的基本认识	8
第一节 一般时间	8
第二节 一般空间	21
第三节 一般时间与一般空间的相互关系	30
第三章 语言及研究语言的基本思路	39

第二部分 理论分析

第四章 语言时间性和语言空间性的定义	48
第一节 语言时间性的本质	48
第二节 语言空间性的本质	55
第五章 语言系统整体性构建中的时间和空间	60
第六章 语言时空结构作为语言本体概念的由来及语言时空方法 论	73

2 语言时空论

第一节	基本观点	73
第二节	语言时空观的理论依据及价值	80
第三节	语言时空观的方法论分析	85
第四节	语言时空观选择语言现象的准则	92

第三部分 实证分析

第七章	语言时空观的焦点:语言的流变	101
第一节	概述	101
第二节	语言流变的定义	113
第三节	语言流变理论的回溯与剖析	116
第四节	语言流变的解析	132
第五节	语言流变的基本条件	146
第六节	语言流变的机理	153
第七节	语言流变的偶然性解析	162
第八节	时间的力量	173
第九节	空间的力量	189
第十节	结论	200
第八章	时空观的结论:语言的网络状态存在	204
第一节	语言与方言	204
第二节	语言呈网络状态存在	213
第三节	语言区域划分的困难	220
第四节	语言区域划分的时空观理论原则及方法的可信度 分析	229

第九章 语言时空观存在的价值·····	241
第一节 引言·····	241
第二节 语言时空观与语言历史观的区别·····	245
第三节 反观布拉格学派的研究观点及结论·····	250
第四节 对普遍语法研究的基本认识·····	256
第五节 语言时空论与社会语言学的区别·····	264
第十章 结语:语言时空论的性质和意义 ·····	278
参考文献·····	284
后记·····	291

第一部分 概 论

作为概论,一方面,依据科学的分类,通过广泛的研究和系统的分析,探索、总结一般时间和一般空间的本质,从而把握时间与空间物理的统一关系和哲学的辩证关系,为语言时空整体概念的建立奠定必要而有力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追随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原则,包括语言学的性质、范围和目的。深入分析语言与言语的辩证关系,严格厘清语言本质的准确内涵,其意义在于:清晰地认识语言时空观的前提是承认显在言语的基础地位并从中抽象出潜在的语言。而这一部分的文本功能则在于规定一贯制的术语标准。当下术语体系内部所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含混不清直接影响到语言理论研究的深入。要真正为以后的研究提供科学的术语概念,只能潜心研究语言学的研究历程,全面理解科学史和科学方法论,坚持逻辑的与历史的一致,分析的与综合的一致,使之成为贯穿于各个层面、各种理论系统中的一般术语。

第一章 引言

无论是洪堡,还是索绪尔,无论是叶斯柏森,还是雅柯布逊,无论是房德里耶斯,还是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各种学术形态实际上都是在探索语言、人类起源及其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尽管语言学家对语言的本质有种种不同的甚至差异很大的理解或指认,但是,语言学的核心问题是语言存在方式的问题以及与语言存在相关的问题,这几乎是语言学的一个逻辑共识。

因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对语言学在整个科学领域中合理地位的阐述,我们可以坦然就语言来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不必担心研究范畴的归属问题。学术研究就是这样,不断地进入前人开拓的领地,再做新的开拓。

索绪尔激励之下的语言学研究可谓充满活力:其中,直接传播和发展了索绪尔理论的有布拉格的音位学派、哥本哈根的语符学派和以马丁内(André Martinet, 1908—1999)为首的功能学派。从20世纪30年代起,这三派在欧洲形成了阵势空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学者从多学科的角度观察语言。有些从社会学的视域考察语言的社会功能,如拉波夫(William Labov, 1927—)、费什曼(Joshua A. Fishman, 1932—);有些从心理学的视域研究语言行为,如奥斯古德(Charles E. Osgood, 1916—1991)、斯金纳(B. F. Skinner, 1904—1990);有些从统计学的角度考察语言的定量特征,如齐普夫(George Kingsley Zipf, 1902—

1950)、朱斯(Martin Joos, 1907—1978);有些则从神经学的角度认识大脑对言语的控制和理解程序的操作,如乔姆斯(Noam Chomsky, 1928—)、斯罗宾(Dan. Slobin, 1939—)。此外,仍然有学者传承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努力在人类学的视界之内研究语言,从人类语言的结构差异分析来解释人类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在其他学科领域,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在哲学的视界之内研究语言,他从语言的话语存在生存论切入,试图证明存在者的存在。而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弗雷格(Gottlob Frege, 1848—1925)、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5)、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等等诸位哲学大家都从自己的哲学进路探及语言的问题。当代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 1951—)也已经开始关注经济学中的语言问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在各自的学术语境中都具有相当的价值,它们展现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和多种研究目标的可行性。然而,仅仅如此,却不能够解决语言学本体意义上的语言问题,不足以解释语言系统整体存在的本质或语言的存在方式,即语言生存状态的流变等等语言学根本性的问题。当然,语言学的任务还是得由语言学的专门研究来完成。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哲学家,尽管诸如伊壁鸠鲁(Epicurus, 公元前 341—前 270)、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1646—1716)、孔狄亚克(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1715—1780)等等这些伟大的哲学家为语言学的建立与成熟做出过了不起的贡献,尽管 20 世纪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之一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已经将世界的结构与语言的结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已经宣称:哲学的任务就只剩下语言

分析了！同时，我们也不能奢望从诸如人类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生物语言学、哲学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经济语言学等方面的多学科外延性研究或著述之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尽管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与背离语言本质或现象相反的论述，尽管多学科研究开拓了一个广大的空间使语言学在科学的领域中生机盎然。语言学的目的毕竟是要找到语言系统存在的方式或生存的形态，即语言的整体性质。语言本体的研究才是语言学的根本所在。

那么，自有记载以来的语言本体研究是不是已经能够全面昭示语言系统存在的整体性了呢？迄今为止的语言本体研究有没有将语言作为整体的存在收入研究的视界呢？20世纪50年代以后占语言学主导地位的生成语法的语言学（乔姆斯基）、系统的语言学（哈利迪，M. A. Halliday, 1925—）、层次语法（拉姆，S. M. Lamb, 1929—）等等科学研究项目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语言的内部结构研究高度发达，但是，从语言诸多因素，如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的深刻剖析与累积相加中，我们似乎还不足以获得语言的整体性存在，尽管语言的本质存在已经在具体的生存形态中呈现出来。而我的观点是：对于语言本质研究而言，语言内部结构的研究是基础核心，也是必要过程，然而，只有从语言内部的各个层面、各个子系统、各种交错的相互关系中超拔出来，追问语言系统整体存在的根本性质所在，我们才能够完成对语言本质目标性的概括与抽象。这无疑是最为关键的。

既然研究语言的目的是要指认语言系统整体的本质存在，首先就应该把语言的概念确定下来，把观察语言的方式确定下来，把观察语言的条件与语言生存的形态区分并整理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够最富原则性地发现语言系统的整体存在。所以，问题在于，我

们以怎样的研究方式才能够最贴近语言存在的本质,最贴近语言的生存形态,即自然常态与自然变态。

语言学指认:语言流变是语言存在的本质显在,而语言的流变又无可避免地要由时间和空间来承载或解构,也就是说,时间和空间是语言流变的必然要素。然而,一直以来,时间和空间通常被看作是语言系统的外在因素,时间要素和空间要素往往只是作为简单的背景范畴,这无异于宣布时间和空间的不在或零存在。在语言本体存在的整体构建中,时间性和空间性向来就是夜幕下的黑灯,几乎没有人能看见或意识到它们在语言整体结构中的建设性的地位或形态性的价值。所以,现有的语言学对语言的存在基本上都是以一般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为参照背景的,其中包括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方言学等等,而且更多的是从语言工具性的角度获取了对语言本体存在的种种理解。

诚然,如果在表述一种理论之时将时间和空间顺序转化为完全无时空的一组关系式,继而得出抽象的普遍真理,那适用于大多数的科学领域,诸如化学、数学、电子学、医学等等,不过,这样的理论至少会给语言学带来一定的困难,因为无论如何,一定要将某种抽象的语言普遍真理与时空结构中的语言现象联系起来,其变数之大,真正令人难以把握。

由时间和空间切入,我在语言学上主要思考这样三个问题:语言建构的思维方式,语言何以成为可能以及语言何以有如此的存在方式。

语言存在作为一种可能的方式理应得到一种符合实际的认识性描述和可行而合理的一般性解释。我以为语言学的终极标的就在于提供一个简单的理论去描写语言、思索语言、解释语言。我对

描写与解释有三个层面的基本认识：

第一，描写是认识性的。认识性的描写要求收集资料，并加以整理、分类、选择，合理规避逻辑上的无力与矛盾。这样的描写未必能够凸显清晰而明确的理论，但必定有一贯的思路或理论隐含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它应该能够符合实际地呈现语言的生存状态，使我们所理解的语言得以真实的再现；

第二，解释是一般性的。一般性的解释需要以逻辑根据和逻辑程序为指导，在认识性描写的基础上，对系统的发生、发展及流变的因果规律进行有效的指认和理性的解析，从而确保论证的严格、推论的合理、结论的健全，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一般性理论系统的健康成立，解释的一般性因此而自现；

第三，认识性的描写注重呈现语言构成要素以及各个部门之间的多层面交互联系，而一般性的解释则着重解析语言构成要素以及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前者是宽泛的，后者是精深的；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目的。从前者发展到后者，即是从粗浅的理解、客观的描述到深刻的解释、清晰的推理，最终获得可靠的、科学的语言知识。

我所提出的语言时空观确认：语言学并不仅仅在于认识语音、语法、词汇、语义、语境、深层结构等等一系列单一的现象或组合的现象，而且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认识包含时间要素和空间要素在内的语言整体存在构建，研究它的组织以及因为这些组织而形成的语言生存形态。实际上，时间和空间在语言的整体构建中是符合自然的、永恒而无以更替的实在。我并不否认语言学界对时间和空间所给予的关注，但是，正如我上文中指出的那样，时间和空间在语言存在中的含义还远远没有得到清晰的认识或明确的界定，

它们在语言存在中的位置和价值还没有得到合理的指认。所以,语言时空论首先要尽可能地探讨时间和空间的最可靠定义,并以此为出发点,研究语言存在构建中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找到了语言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就获得了语言作为存在整体的基本构建,换句话说,语言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是语言整体性存在的理据,语言生存形态会因此而舒展开来,这将使我的研究获得最可靠的根基。

语言时空论的研究基础是指认一般时间概念与语言时间概念之间的区别、一般空间概念与语言空间概念之间的区别。一般时间或一般空间是指人们通常理解的存在事物所依托的时间流程或空间过渡,语言时间或语言空间则是指语言的时间状态或空间状态。我们研究的标的不是一般的时间流程或空间过渡,而是语言时间流程状态和空间过渡状态,是语言本身时间性或空间性的合力存在方式。

第二章 对时间和空间的基本认识

第一节 一般时间

时间常常被比作川流不息的河,又被比作金钱和生命,以表示时间一去不复返的珍贵。有时,人类把时间看作是前后相连、无始无终的,似乎是一个现实序列,没有停滞,没有施指,更没有离散,完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存在。但是,人类有时又把时间看作是一种给定性的客观事实,在这一客观事实中,所有的人都在以自然的尺度,即 24 小时来定度自己周期性的行为,时间因此又表现为有始有终,是主观的存在,是心理的流程。这么说来,时间还真算得上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了!

那么,一般时间究竟是主观的存在还是客观的存在呢?如果说它是主观的存在,它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表现出恒定的运动状态;如果说它是客观的存在,是一种自在,它却明明白白是意识和观念的产物。

时间几乎是所有人的兴趣,因此,有关时间性质和时间发展的言论非常之多。事实上,每一个人对时间都有可以言说的感知和认识,因为每一个人对时间都有直接的、个人的、主观的经验。而由于个人对时间的经验往往是依赖于社会和文化的概念,时间的

观念就通过语言和社会习俗逐渐地建立并固定下来。时间的社会性建立在社会集团认同的“现在”、“过去”、“将来”等观念以及诸如日历、时钟、季节等等多种参照点上。

在学术界,对时间的认识和定义从来就没有完全一致过,而且往往还是截然不同的。

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类和自然的认识基本上都是静态的。在牛顿(Isaac Newton, 1642—1727)力学中,时间方程式预先设定:世界是没有变化的。时间独立于任何其他事物而存在,它不会因为其他事物的运动状态发生变化而变化。在牛顿这位划时代的科学家看来:一方面,时间与外界事物毫无干系,它是绝对的、数学的,它真实而均匀地消逝。另一方面,时间是延续性的,它是相对的、外在的,它通常是可以被感知的,也是可以被测量的,诸如一个时辰、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一个世纪等等。所以,它是几何化了的时间,是空间化了的时间,它是运动着的事物参照性的存在。时间的流逝显示事物在空间中的移动,它对事物的内在属性没有任何影响。绝对时间的各个瞬间形成了一个连续序列,犹如几何直线上的点连成直线一样,而各个瞬间彼此相接的速度与任何特定事件和过程都没有任何关系。在牛顿看来,时间的本质在于它的延续性。

按照科学分类,时间原本是物理学的课题,但是,时间的概念形态从来就是哲学家们的兴趣所在,我们当然知道,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人类知识的总和,所以,有必要了解哲学家们是如何界定一般时间概念本质的。

有一类哲学家试图论证:时间有与运动分离的静止状态。他们指认无时间的存在,从而创立一种时间以外的、永恒的形而上

学。他们的结论是：意识自在而时间不在。此外，思想深刻、逻辑严密的理性哲学家笛卡儿(René Descartes, 1596—1650)所创立的哲学则预先设定：无时间即是真理。作为法国第一位杰出的近代哲学、近代生物学的先驱、一流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他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在笛卡儿看来，时间是思想对运动事物的一种把握，是一种思想方式。而当时，人们则普遍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过是一种幻想，仅此而已。其中还有一些哲学家认为时间是存在的，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要证明时间是不可流动的。另外还有一些哲学家要证明时间流动的概念存在深刻的有内在矛盾，时间的绝对流动并不存在，所以，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的学生齐诺(Zeno, 公元前5世纪)提出“箭”的“反论”，他的逻辑是：如果运动是从一点到另一点的移动，那么，不通过无时间的间隔，一支箭怎样才能从时间的一点跨到时间的另一点呢？而巴门尼德(Parmenides, 约公元前6世纪末—约前5世纪中叶以后)则走得更远，他声称时间是一种纯粹的幻觉。这种观点的又一继承人和代表人物是深受牛顿影响的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洛克从根本上否认了时间与运动之间的必然联系。他认为时间是一种尺度，它可以用来衡量运动着的事物，但是，它本身不应与运动混淆，时间独立于运动，是心理上等距离的延伸。

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中指出：

时间只不过是一条伸向无穷的直线，它既不能够重叠，又不能够改变形状。它是所有事物的公共尺度。事物只要存在，就必定有时间介入其中。时间的任一瞬间对于当时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均等的；无论如何，每一个事物总是得到相同

的份额。因此,我们可以确认:一切事物都存在于时间的同一瞬间。^①

这是 17 世纪关于时间的最明晰的界定。

而另一类哲学家则将流动看作是时间的本质,相信时间在不断地流动、变易,甚至永无止境。他们观察到的简单的事实是:没有流动的时间便没有日复一日,便没有古往今来。那么,因为时间以这样流动的方式存在,但凡世界上的存在之物必定是处于某种流动的状态。没有时间的流动,人类便无以发展、繁衍。时间流动的本质即人类存在的本质,时间与存在相互规定。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与试图证明无时间的结论是完全对立的。

应当说,到了 18 世纪之后,人类才真正从时间的静态认识禁锢中走了出来。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创始人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提出:

宇宙永无止境。事实上,它是在不断地开始,永不停止。它不断地创造新的自然景观、新的客观实在以及新的世界。它所实现的一切与相伴其中的时间密不可分。它唯一要求便是永恒,无限量、无终端的广阔世界和无限延伸的空间由此而充满活力。^②

这一永动的观念在科学史上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① John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人类理智论》). vol. 1.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59(1690). p. 246.

② 转引自: Stephen Edelston Toulmin and June Goodfield. *The Discovery of Time* (《发现时间》).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pp. 132—133.